

PHILIP ROTH  
菲利普·罗斯全集

PPR  
*American  
Pastoral*

美国牧歌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罗小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塞莫尔·利沃夫金发碧眼，绰号“瑞典佬”。作为高中校园里的运动健将，整个社区的男女老少都为他倾倒。大学毕业后，他循规蹈矩地继承家族企业，成为一名家境殷实的企业家，并娶了新泽西选美小姐为妻。一战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崛起，无往不利。塞莫尔深深迷恋着自己脚下这片独立的新大陆，想用勤劳的双手编织他的“美国梦”。然而，他心爱的女儿梅丽却在16岁那年成了激进的反战者，用炸弹陆续夺去了四条无辜的生命。原本看似完美无缺的利沃夫一家，从此陷入了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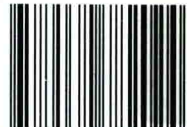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 吴洁静 装帧设计 / 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8202-4



上海译文公众号



9 787532 782024 >

定价：88.00 元

PHILIP ROTH  
菲利普·罗斯全集

# *American Pastoral*

## 美国牧歌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罗小云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牧歌/(美)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著;  
罗小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1

(菲利普·罗斯全集)

书名原文: American Pastoral

ISBN 978-7-5327-8202-4

I.①美… II.①菲… ②罗…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65711 号

Philip Roth

**AMERICAN PASTORAL**

Copyright © 1997, Philip Roth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8-074 号

美国牧歌

[美] 菲利普·罗斯 著 罗小云 译

责任编辑/吴洁静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25 插页 5 字数 274,000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327-8202-4/I·5036

定价: 8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第一部

---

乐园追忆



## 1

这小子被叫作瑞典佬。战争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他在我们纽瓦克一带已是大名鼎鼎，甚至对刚从老王子街犹太区迁来的成年人来说也不例外，实际上这些人还未完全美国化，对高中球星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太在意。这瑞典佬名字有魔力，长相也不一般。我们国立高中虽以犹太人居多，却没有谁有一丁点像他那样尖尖下巴，金发碧眼，有一张维京人的呆板面孔。这就是塞莫尔·欧文·利沃夫，他降生在我们中间。

瑞典佬是橄榄球队的边锋，篮球队的中锋，棒球队的一垒手，篮球队还两次夺得市里的冠军，他是主要得分手。虽然瑞典佬很行，但这些运动队的命运对学生关系不大，他们的长辈大都没受过什么教育，终日操劳，只把学业上的成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尽管身着运动服、按官方规则进行比赛、对犹太人也没什么伤害，这种身体上的冲撞仍不是我们社区获得乐趣的传统源泉——只有学业上的进取才是。然

而，只是由于这瑞典佬，我们这个社区才进入了一种关注自我、关注世界的幻觉，一种各地球迷共有的幻觉：几乎像基督徒（他们想像中的基督徒）那样，这些家庭竟然忘记身在何处，却将希望寄托在一个体育项目上，最根本的是——忘记了战争。

瑞典佬利沃夫受到抬举，在威克瓦西犹太人家里像太阳神般被供奉，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德日战争的恐惧。瑞典佬在运动场上的不屈表现，给那些因再也见不到儿子、兄弟、丈夫而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怪异的、产生错觉的支撑力，使他们进入一种瑞典式的天真状态，获得爽快的解脱。

由于每次倒钩球、过人跃起争球、掷出平直球和左外场双杀而获得的这种赞美、这种圣化怎样影响了他？就是这些使他成为一个稳重的、面无表情的男孩？或这看似成熟的冷静只是一种外在表现，他在内心激烈地压抑着整个社区对他的爱给他造成的自恋？高中拉拉队为瑞典佬捧场不同于为鼓舞球队的士气或为观众提神的喝彩，这是只为他一人的有节奏的跺足礼，是对他货真价实的、尽情展示的完美的狂热，每当他在篮球赛中抢到篮板球或赢得一分，在橄榄球赛上推进一码或截住一人，体育馆里就掌声如雷，喝彩声掠过市露天运动场，甚至在欧文顿公园少有观众的国内棒球赛上，虽没有拉拉队急切地跪在场边，哪怕瑞典佬上来只击了一球或在一垒就被自然杀出局，你也能多

少听到一伙威克瓦西铁杆球迷在木椅上对他呐喊助威——喝彩声由八个音节组成，其中三节是他的名字，如：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特别在橄榄球赛时，每重复一次速度就更快，直到狂热崇拜顶峰，一阵裙摆飞扬的侧手翻如爆破般袭来，十名强健的小拉拉队员身着橘黄色体操服的身影在我们惊奇的眼前像焰火般闪烁……不是爱你或者爱我，而是爱了不起的瑞典佬。“瑞典佬利沃夫！押韵‘爱你’！……瑞典佬利沃夫！押韵‘爱你’……瑞典佬利沃夫！押韵‘爱你’！”

是啊，他人见人爱。糖果店老板对我们其他人吼道：“嗨你不行！”或“小孩滚出去！”；对他却尊敬地称：“瑞典佬。”父母们微笑着亲切地叫他“塞莫尔”。街上唧唧喳喳的女孩们在他经过时总夸张地表现出对他的倾慕，胆大的还会在他身后大叫：“回来，利沃夫，我的心肝！”而他对这一切却习以为常，满载着这些爱在社区四下游逛，显得满不在乎。这些纯粹的、又无可指责的偶像崇拜般的谄媚言词可使我们其他人心乱神迷、大做白日梦。而瑞典佬则不同，强加在身上的这些爱似乎剥夺了他的感情。众人在这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希望的象征——是力量、决心和极力鼓起的勇气的化身，这可使我们高中的参战军人从中途岛、萨勒诺、瑟堡、所罗门群岛、阿留申群岛和塔拉瓦环礁毫发无损地平安归来——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聪明和嘲讽干扰他尽职的可贵天赋。

对瑞典佬这种男孩来说，聪明和嘲讽就像挥球棒时多余的甩动。嘲讽对人也是一种安慰，除非你一心想成为圣人，那另当别论。也许这就是被他压抑的个性，也许它还处于睡眠状态，或者更可能是，他什么都没想。他的超然态度和对作为毫无情欲的施爱对象表现出的被动，使他显得即使不算神圣，也很出众。他比学校里其他所有人的品性更高贵，这让他名垂青史，成为历史的一种象征，靠的是一种激情。那不是因为他打破威克瓦西篮球队的纪录——与巴利格队交手时得二十七分——而是因为一九四三年极其惨淡的一天，当时五十八架空中堡垒被纳粹德国战斗机击落，两架被高射炮射中，另有五架在轰炸完德国飞回英国海岸后坠毁。

瑞典佬的弟弟是我的同班同学，叫杰里·利沃夫，骨瘦如柴，小脑袋，头脑灵活得有点过分，长得像甘草根似的。他在数学上有点奇才，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毕业班致辞代表。杰里和谁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关系，多年来却以他专横、暴躁的方式对我保持兴趣。这便是为什么我从十岁起就和他缠到一起，常被他在乒乓球上打败。那还是在温得穆尔街和克尔街的转角处、利沃夫家独门小院精巧的地下室里——“精巧”一词指的是铺着多结松木嵌板，很有点家的味道，而不像杰里认为的那样，是了结一个男孩的合适地方。

杰里在乒乓球台上的进攻性表现出的爆发力远远超过他哥哥在任

何运动项目上的作为。人们聪明地将乒乓球的尺寸和形状设计得不会打出你的眼球。不然，我才不会到杰里·利沃夫家的地下室去玩呢。要不是想有机会可以向人们吹嘘自己对利沃夫家了如指掌，谁也不可能把我拖进那地下室，那里除了一只小木拍，什么防身武器都没有。要论伤人没有比乒乓球更轻的东西，但杰里击起球来心里想的肯定是如何置人于死地。我以前竟未想到他的这种暴力展示与他身为瑞典佬利沃夫的同胞兄弟有什么关联。既然我想像不出有比做瑞典佬的兄弟更好的事——除非做瑞典佬本人——我也体会不到对杰里来说很难想像有比这更糟的。

我不敢到瑞典佬的房间去，只是从杰里房间出来上卫生间时往里看过。他的房间就在房子背面的屋檐下，不很显眼，斜面的天花板，开着天窗，墙上挂满威克瓦西队旗，恰如我所想像的典型男孩子的房间。从朝向草坪的两扇窗户可以看到利沃夫家的车库，瑞典佬上小学时冬天常在那里练习击球，他把棒球吊在梁上，让它晃荡——这大概是从约翰·R.土尼思的棒球小说《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中得来的灵感。我一眼就看到瑞典佬床头的书架上摆着那本书和土尼思有关棒球的其他书籍，如：《铁公爵》《公爵的决心》《冠军的抉择》《骨干小子》《年度的新手》，都按字母顺序用两只铜书立夹住，那是成人仪式纪念物——罗丹“思想者”雕塑的小型复制品。我随即就到图书馆借来所

能找到的土尼思有关棒球的书籍，从《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开始读。对孩子来说，这书虽严肃但扣人心弦，简单生硬却直截了当、高贵厚重。书中讲到一个名叫罗伊·图克尔的男孩子，干净利落的投球手，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山区。父亲去世时，他才四岁。到他十六岁时，母亲又离开了人间。为帮助祖母维持生计，他白天在自家农场干活，晚上到镇上的“南大街麦肯兹杂货店”打工。

这书出版于一九四〇年，书中的黑白插图多少有点表现主义的夸张变形，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解剖学技巧，精心地描绘出男孩生活的艰辛。还是早在棒球运动被成千上万球迷发扬光大之前的一个简单的关于世俗命运之谜的故事。当时各主要球队的队员看起来不像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倒像面黄肌瘦的苦力，画上似乎有点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苦行僧味道。大概每十页左右就简洁地描绘了故事中的戏剧性场面：“他要加劲了”，“不公平”，“纳热尔一瘸一拐地回到休息室”等。一张空白页上用浓重的灰色墨水清晰地勾勒出一个骨瘦如柴、若隐若现的球员轮廓，犹如这世界上最可怜的孤魂野鬼，与自然和人类都隔离开来，或者将他瘦削的身影在球场草地上拉得老长，像只毛毛虫。他身穿球衣也毫无迷人之处，戴着手套的双手像爪子一般。一幅接一幅的图片清楚地表明：在大联盟打球，尽管很威风，也不过是另一种劳神费力、报酬不多的苦差。

《汤姆金斯韦尔的男孩》这书名可以改为《汤姆金斯韦尔的羔羊》，甚至可以叫做《从汤姆金斯韦尔走向屠宰场的羔羊》。在男孩从最开始的球队耀眼新秀堕落到布鲁克林道奇俱乐部末名小卒的生涯中，每一次胜利都附带失意的惩罚或意外的打击。这孤独思乡的男孩和道奇队老练的接球手德夫·利奥纳德之间逐渐形成一种坚固的依附关系，后者成功地教会他在联盟球队打球的方法，并以“面罩后那双坚定的褐色眼睛”耐心教他如何进行无安打球赛<sup>1</sup>。但这种关系在进入赛季六个星期后就被粗野地破坏了，棒球老手一夜间被俱乐部除名。“有种速度在棒球界无人提及：那就是球员身价涨跌的速度。”当这小子连续赢得十五场比赛（这位新手的纪录没有哪个联盟的投球手能打破）后，在细雨中被刚赢得巨大胜利、纵情狂欢的队员意外地撞翻在地。肘上的伤整个秋季未愈，使他无法再投球，那年剩下的日子就只好呆坐一旁当替补击球手，只因他在本垒上的实力。过了飞雪的冬天，他回到康涅狄格，白天在农场干活，晚上还是到杂货店打工。他名声很响，又成了祖母的好孩子。他刻苦地坚持锻炼，按德夫·利奥纳德的话（“总想将右肩下垂向上摆动是致命的弱点”）去做，努力保持手臂摆动的水平高度。男孩在谷仓外用绳吊着球，寒冷的冬天一大早

1 指投手不让对方有安打或得分的比赛。

就用他“心爱的球棒击打”，直到浑身冒汗。“啪……”击打在球上，发出清脆动听的声音。到下个赛季，他已准备好回到道奇队当个动作敏捷的右外野手，在第二垒就使击球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五，像一员猛将带领球队拼搏到底。在赛季的最后一天与巨人队的比赛中，才到一半对方已遥遥领先。男孩激起道奇队员的勇气，大家奋力反攻，在延长赛的最后，两人出局，只剩两人的情况下，他大胆冲刺、领头跑垒，力挽狂澜，使道奇队终于反败为胜。他拼死一搏、飞身接球，撞到中外场围栏上，以惊人的技巧把道奇队送入世界职业棒球联赛。而他自己则“在右野深处绿色的草地中央痛得翻滚”。土尼思最后写道：“薄暮降临到球员的身上，降临到蜂拥而出的观众身上，降临到用担架抬着毫无知觉的躯体穿过人群的几个人身上……只听啪的一声惊雷。球场骤然下起暴雨。”下来了，下来了，一声惊雷，男孩们的《约伯记》就这么结尾。

我那时才十岁，从未读过类似的东西。生活多么残忍，多么不公道，我简直不敢相信。道奇队里该遭谴责的是拉兹尔·鲁根特，一个重要的接球手，同时也是个酒鬼，性情粗暴的家伙，只知以强凌弱，对男孩嫉妒得要命。然而不是拉兹尔被人用担架“毫无知觉”地抬下场，而是他们中最优秀的球员，这个被称做“男孩”的农场孤儿。他谦虚认真、纯朴忠诚、天真可爱。他勤奋刻苦、和蔼可亲、勇气十足，是一个

前途无量的运动员，一个风流倜傥、一丝不苟的小伙子。不用说，我把瑞典佬和男孩看成同一人，真想不通瑞典佬怎么能读这本使我几乎落泪、整夜失眠的书？我若有勇气和他讲话，一定得问问他是否认为书的结局指男孩完蛋了，还是有可能东山再起。“毫无知觉”一词使我感到恐怖。男孩在这一年最后的接球时丧命？瑞典佬知道吗？他关心吗？他是否想过灾难既然能将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打倒，也会将伟大的瑞典佬打倒？或者这本书不过是有关一个可爱的球星遭到粗野对待和不公正惩罚，关于一个极有天赋、完全无辜的人，其最严重的错误也不过是常常将右臂下垂再摆动起来而已，却被惊雷怒吼的上天无情摧残？——只是放在他“思想者”书立之间的一本普普通通的书而已？

\*

克尔街是富裕的犹太人居住区，说富裕是指他们比大多数家庭看起来富。大多数犹太人住在租来的两三家，甚至三四家合住的房子里，放学后我们总是去那里的砖造门廊玩耍：掷双骰子、玩二十一点、打街头棒球，直到廉价的橡皮球被无情地击打在阶梯上，球缝突然爆裂开来为止。还在繁荣的二十年代早期，莱翁农场就被两旁种着洋槐树的街道纵横交错地分隔成一块块，战后到纽瓦克的第一代犹太移民重组为一个社区。这种灵感主要来自美国生活的主流意识，很少模

仿他们出生在王子街一带贫穷的第三区、重建波兰犹太人小村落的讲意第绪语的父辈。克尔街的犹太人已有像模像样的地下室、遮阳的走廊和石板阶梯，似乎房屋正面就表现出这些大胆先驱者对美国化形式的渴求。利沃夫一家是先锋中的先锋，他们赐给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瑞典佬，一个我们想要的、同其他美国人相差无几的男孩。

提起利沃夫一家，作为父母的娄和西尔维娅看起来一点不比我那出生于泽西城的犹太父母更美国化，也不比他们更有涵养、更会讲话或更有知识。这恰恰更令我惊讶。除了那幢在克尔街的独户院落，我们之间差距不大，并不存在像我从学校学到的那种农民与贵族之间的区别。利沃夫太太和我母亲一样，是个喜爱整洁、举止无可挑剔、相貌姣好的主妇，特别顾及大家的感受，总能给她儿子们自信。她和那个年代许多妇女一样，做梦也未想过要摆脱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从母亲那里利沃夫两兄弟继承下来修长的体型、漂亮的头发。尽管她的头发更红，有点鬈曲，依然娇嫩的肌肤上有些雀斑，她也不像他们一样有与雅利安人惊人相似的特征，在街头的人群中也不像他们看起来好像遗传上的变异。

他们的父亲不过五英尺七或八英寸，一个手脚像蜘蛛般细长的人，比我那个将焦躁遗传给我的父亲脾气更糟。利沃夫先生在犹太贫民区长大的，他们这些缺乏教育的犹太父亲有意识地促成了勤奋好学、

接受高等教育的下一代，对这样的父亲来说，一切事情都是铁定的责任，只有正确或错误，没有折中的方法。他们的野心、偏见和信仰都难以更改，因为他们仔细想过一切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容易逃避。这些精力充沛却能力有限的人既容易交友，又容易厌烦。在他们看来，人生最严肃的事情就是不管一切往前走。作为他们的儿子，我们应尽的职责就是去爱他们。

我父亲是脚医，多年来他的诊所就是我们的客厅，他挣的钱刚够维持生计，而此时的利沃夫先生则靠制造妇女手套富裕起来。他的父亲，也就是瑞典佬的祖父，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故国来到纽瓦克的。当时他能找到的工作是在石灰桶里鞣制刚剥下来的羊皮。他是和纽瓦克最粗野的斯拉夫人、爱尔兰人，以及意大利移民一道干活的孤独的犹太人。鲁特曼街的那家制革厂属于专利皮革大亨 T. P. 豪威尔，是城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加工和生产皮革制品的企业。皮革生产中最重要的是水源，皮料在大水桶里翻滚，脏水不断流出，成千上万加仑的冷水、热水经过管道涌进涌出。有好的水源就能酿造啤酒和制革，所以纽瓦克两样齐全：大型酒厂和大型制革厂，而对移民来说，就有干不完的潮湿、臭烘烘的苦活。

他儿子娄，也就是利沃夫的父亲，十四岁时就辍学到制革厂干活，帮助维持九口人的大家庭的生计，他不仅能熟练地在染料上用扁